

THE
GREAT
GATSBY

【美】

菲茨杰拉德 - 著

王欢欢 - 译

二十世紀百大英文小說

了不起的盖茨比



F. Scott Fitzgerald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美〕菲茨杰拉德 © 著

王欢欢 © 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 (美) 菲茨杰拉德著; 王欢欢译. —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4

(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

ISBN 978-7-5682-9595-6

I. ①了… II. ①菲…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21) 第042330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8351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毫米 × 1230毫米 1/32

责任编辑 / 田家珍

印 张 / 6.125

朱 喜

字 数 / 127千字

文案编辑 / 朱 喜

版 次 / 2021年4月第1版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 刘亚男

定 价 / 36.00元

责任印制 / 王美丽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925

阅读·时光

READING TIME

如果金帽能打动她，那就为她而戴；
如果你能跳得很高，也请为她而跳，
跳到她高呼：“情郎啊，戴金帽、跳高高的情
郎，我一定要拥有你！”

——托马斯·帕克·丹维里埃

第一章

在我尚且年轻、多愁善感之时，父亲曾给我一些人生忠告，至今仍铭记于脑海中。

“无论何时，当你想要对一个人评头论足时，你都要提醒自己，并非世上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拥有这么好的背景。”父亲如是说。

父亲的话并不多，但我们一贯是以这种含蓄的方式进行交流，虽然这种方式有点异于寻常，所幸我总能领会到他深刻的言外之意。久而久之，我便养成了谨言慎行、不妄下断语的习惯。这使很多性格怪僻之人乐于向我敞开心扉，不过，我也因此沦为不少人眼中那个素来无趣的家伙。当一个普通人拥有这种特质时，那些不同寻常的人总是能敏锐地察觉到，并主动与之接近。正因如此，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还被别人不公地揣测为一名政客，因为我总是能知晓那些放纵不羁的神秘人物们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其实，大部分的秘密并非是我自己刻意探寻出来的。一个人在想要向别人透露隐私时总会犹疑不决，所以当我捕捉到这些确定无疑的迹象时，我通常都会假装困意来袭，或者心有旁骛，抑或是故意调侃；因为我知道年轻

人在想要吐露真情的时候总是爱东拉西扯，同时他们又会极力地克制自己，这样，他们所说的话就会漏洞百出。不妄下评判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人类基本的道德观念生而不同，这是父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我也一直奉为圭臬。但时至今日，我仍不免有一丝担忧，生怕自己因为忘记了这一点而酿成遗憾。

虽然我对自己宽容的品格自吹自擂了一番，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的这种宽容也是有限度的。人的性情或坚如磐石，或软若泥沼，但在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我便不再关心它基于什么东西之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之后就在想，真希望整个世界能够实现大一统，至少在道德方面能够一直得到关注。除了盖茨比，我不再喜欢带着优越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去探索别人的内心世界了。盖茨比，这个赋予本书书名的人，代表了我内心所鄙视的一切东西。如果说人的个性是由一连串的过人之处构成，那么盖茨比的确有他的迷人之处，那就是他对生活的前景异常敏感。他就像一台精密的地震仪，即使是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颤动，他也能敏锐地感知到。这种敏锐的感知能力和易受人影响的敏感性没有半点关系，虽然后者总是打着“创新性思维”的幌子。它是对希望的一种特别馈赠，是对生活的一种浪漫期待，他的这种品性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是独一无二的，我想我余生也不可能再碰到第二个了。我曾一度对人们挫折之后的悲痛以及转瞬即逝的喜悦失去兴趣，但这并不是因为盖茨比，他最后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是那些围攻陷害他的人，在击碎他的美梦之后扬起的肮脏尘埃令我消沉。

我们家祖孙三代在这个中西部城市里都是德高望重、殷实富足的。卡拉韦也算得上是一个高门望族了，据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

爵^①的后裔，但是我们这一族系的真正奠基者是我祖父的哥哥。1851年，他来到此地谋生，内战^②爆发后，他雇了个替身去参战，自己则做起了五金批发的生意。这个生意一直延续至今，如今由我的父亲在打理。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据说我跟他很神似，尤其是挂在父亲办公室的那张油画，他那冷峻坚毅的样子和我十分相像。我1915年从纽黑文^③毕业，恰巧在十分之一世纪前，我的父亲也是在这里完成的学业。不久后我便参加了著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宏大的规模简直就是条顿民族大迁徙^④的延续。后来的反击战我打得太过酣畅淋漓，以至于战后归家时我反而有些无所适从。以前我觉得中西部就是世界上最温馨的地方，但现在看来，它破败凋零得像是被整个宇宙抛弃了一样。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到东部去学做证券生意。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在从事证券生意，想必再多养活我一个单身汉也无妨。为了我的这个决定，我的叔伯姑婶们全都加入了讨论，那严肃的场面俨然是为我挑选预备学校^⑤一样。最后，他们个个神态庄重而又略显踌躇地对我说：“好吧！那……那就先这样吧！”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资助。计划几经拖延，终于在1922年的春天，我如愿来到了东部，我本想这辈子都不会离开这里了。

① 布克娄奇公爵：苏格兰贵族。

② 内战：即美国南北战争，1861年4月12日至1865年4月9日。

③ 纽黑文：耶鲁大学校址所在地。

④ 条顿民族大迁徙：条顿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个分支。4世纪末，日耳曼人抵挡不住匈人的入侵，大规模迁徙至西罗马境内，绵延两百余年。后世常以条顿人指代日耳曼人及其后裔，这里作者意指德国。

⑤ 预备学校：在美国指为11岁以上的孩子上大学作准备的私立中学。

来到这个城市后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先为自己找一个容身之所。此时正值春暖花开之季，我又刚从那个草木欣荣的地方来到这里，因此，当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提出要和我一起在近郊方便通勤的小镇上合租一套房子时，我便欣然应允了这个好提议。房子是他找到的，是一座历经风蚀雨淋的单层木板房，月租 80 美金。但就在我们准备搬进去的这个节骨眼上，公司突然把他派遣到华盛顿去了，于是便把我一个人撇在了市郊这里。我曾养过一条狗——至少在它出走之前也算是养过它几天吧，拥有一部旧“道奇^①”汽车，还有一个芬兰女佣。她主要负责为我整理床铺，准备早餐，以及在电炉子旁边忙活时喃喃自语，或许她嘟囔的是些芬兰的民间智慧哩。

起初几天，我倍感孤独寂寞，直到某天清晨，一个陌生男人在路边叫住了我，他应该比我晚到这里的。

他无助地向我询问道：“请问去西埃格怎么走啊？”

给他指完路后我继续向前散步，但此时我已经没有了孤独之感。我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向导、一个开拓者，或者说是一个原著居民了。他的不经意之举竟然令我瞬间融入此地。

树木的枝丫间嫩芽竞发，阳光点点洒落其间，这种万物复苏的场景仿若电影里的快镜头一般。此时，那个熟悉的信念再次涌上心头，随着夏日的来临，生命又将重新开始。

首先，我需要进行很多阅读，而且多多益善；此外，我还要到户外去呼吸更多新鲜空气，因为它们有益于我的身心健康。我已经买了十几本有关银行、信贷以及证券投资方面的书籍。望着书架上陈列的那些红皮烫金的书本，就像是造币厂里刚铸造出来的金币一

① 道奇：美国的一个汽车品牌。

样闪闪发光，仿佛这里面全都是迈达斯^①、摩根^②和米赛纳斯^③致富的秘籍。除此之外，我还有意涉猎更多其他种类的书籍。其实，上大学期间，我算得上是一个文艺青年——有一年，我还为《耶鲁日报》写过一系列言辞庄重而又观点鲜明的社论。现在，我打算重温一遍那时的生活，再次成为一个博而不精的“专家”，也就是所谓的“通才”。毕竟，如果只从一扇窗户去观察，人生要成功得多。这可不仅仅是一句俏皮话。

机缘巧合下，我租的这所房子坐落在北美最奇特的一个村镇上。这个村镇位于一个狭长的岛屿上，它地处纽约的正东方，整日喧闹不休。这里除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外，还有两块形状独特的陆地也非常引人注目。它们距城有20英里^④，形似两颗巨型鸡蛋，轮廓上毫无二致，仅由一个海湾将它们隔为东西两边。这个海湾一直延伸至西半球那片最风平浪静的咸水海域内，被称为长岛海峡的海上大谷场。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的，而是类似哥伦布故事^⑤里的那颗鸡蛋，在与陆地相接的地方略显扁平，仿佛也被撞破了一点似的。不过，它们的形状如此相像，那些盘桓在此地上空的海鸥恐怕要困惑一辈子了。有趣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翅膀的家伙来说，除了形状和大小，它们在其他细节方面都迥然不同。

我住的地方在西埃格，不——怎么说呢，没有另一个小岛摩登，

①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国王，曾求神赐予点金术。

② 摩根：美国金融大亨。

③ 米赛纳斯：古罗马大财主。

④ 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 \approx 1.61千米。

⑤ 哥伦布故事：即哥伦布竖鸡蛋，他通过敲破一点蛋壳使鸡蛋立了起来。

不过，将两者进行如此肤浅的对比，我总觉得有些荒诞，而且还充满了犯罪感。我的房子位于鸡蛋的最顶端，距离海峡仅有 50 码^①。它被挤在两座豪宅之间，而它们一个季度的租金就有 12 000 ~ 15 000 美金。右边的这栋，不管你用什么标准衡量，它都称得上是一个庞然大物，据说是照着诺曼底某市政厅造的。别墅的一边耸立着一座崭新的塔楼，嫩绿的常青藤伸出稀疏的藤蔓攀附其上，接着是一个大理石泳池和占地四十多英亩^②的草坪和花园。那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准确来说，那是一个公馆，是一个名叫盖茨比的先生居住的地方，因为当时我还不认识他。我自己住的那所房子就比较有碍观瞻了，但由于它非常小，并不引人注目，因此也就不那么碍眼了。如此一来，我每个月只需要付 80 美金，就可以在享受海景的同时，欣赏到邻居家草坪的一隅，更妙的是，还有百万富翁与我为邻。

海湾的对面就是摩登的东埃格了，岸边洁白的宫殿似的豪宅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熠熠生辉，富贵逼人。那个夏天的故事就是从那个夜晚正式开始的，那晚我应邀到东埃格与汤姆·布坎南夫妇共进晚餐。黛西是我的一个远方表亲，而汤姆和我则是在大学时候认识的。一战后不久，我还曾到芝加哥同他们一起待过两天。

黛西的丈夫在运动方面成就斐然，他曾是纽黑文橄榄球队有史以来最有实力的一名锋线球员，某种意义上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国民性人物，而这只是其中的一项成就。如同那些少年得志的人一样，他在 21 岁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人生的巅峰，此后无论再做什么，都会有种走下坡路的感觉。他们家极其富裕，在大学期间他就曾被指

① 英制长度单位，1 码 \approx 0.91 米。

② 英亩：英制面积单位，1 英亩 \approx 4046.9 平方米。

责挥金如土，但他们从芝加哥搬到东部时的排场才真正算得上令人瞠目结舌。举例来说，他因为喜欢打马球，专门让人把森林湖镇^①老家的一个马队运了过来。很难想象，一个和我同辈的人竟然可以挥霍到如此地步。

我不清楚他们当初为何会迁居至此，不过，他们也曾毫无缘由地在法国待过一年，在那之后，他们就开始在那些可以打马球并且富豪云集的地方来回穿梭。黛西和我通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可我不相信。黛西的心思我看不透，但是我觉得汤姆的余生还会继续漂泊下去，因为他总是略显急切地在寻找着一个契机，一个能够让他在一场败局已定的橄榄球比赛中力挽狂澜于不倒的契机。

于是，我在一个微风和煦的傍晚驱车来到东埃格，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近况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精致无比，远远超出了我对它的想象。它的色彩红白相间，赏心悦目，整体表现出英王乔治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风格，面朝海湾，高高耸立。整个草坪从海滩开始，直奔大门，长达1/4英里，接着穿过日晷和砖道，绕过姹紫嫣红的花园跑到屋前，但它并没有就此停下来的意思，仿佛打算借着奔跑的势头顺着墙根爬成一道绿墙。房子正面是一排法式落地长窗，在这个暖风习习的午后，落日的余晖洒进大开的落地窗内，熠熠生辉。一身骑装的汤姆·布坎南，此刻正跨立在前廊上。

从纽黑文时期到现在，他整个人已经变了。现在的他已经30岁了，体魄康健，发色稻黄，嘴巴更加犀利，态度也更加傲慢了。整张脸上最惹人瞩目的就是那双闪烁着傲气的眼睛，给人留下一种永远盛

① 森林湖镇：美国伊利诺伊州东北部的小镇名。

气凌人的印象。即使是穿了一套既招摇又女里女气的骑马装，也无法掩盖住他孔武有力的身躯。一双铮亮的靴子被他挤得满满当当，就连上面的带子也绷得紧紧的。当他的肩膀开始活动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他的薄外套清楚地看到一群发达的肌肉在扭动。这是一个力拔千钧的身躯——一个冷酷无情的身躯。

他说起话来音调高亢，粗鲁而又沙哑，更是给人一种狂暴易怒的感觉。与人相处时，他总是妄自尊大，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即使是亲近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对他这种为所欲为的样子表示强烈反感。

“看看这儿的风景，不过你可别真的以为在这些东西上都是我说了算。”他话虽如此，但我听到的弦外之音则是“因为我比你强壮，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曾同在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尽管我们俩的关系向来一般，但我总觉得他对我颇为满意，并且想要得到我对他同样的喜爱，只不过他是用一种自己特有的强加于人的方式。

此时阳光明媚，我们便在前廊上聊了一会儿。

“我这个地方很不错。”他说，视线则不停地向四周扫射。

他用一只胳膊将我转过身来，然后挥动着宽大的手掌为我介绍眼前的美景：一个凹型的意大利式花园，一个占地半英亩的芳香浓郁的玫瑰园，还有一艘一头上翘的汽艇在海边随波荡漾。

“这里原本属于石油大亨德梅因，”他再一次将我转过身来，礼貌却又不容分说地对我讲道，“我们进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来到一个明亮的、玫瑰色的房间，它的两头都做成了法式落地窗，这就使其能够非常巧妙地融合在这所房子里面。这些长窗半开着，外面的青草仿佛要漫进屋里一般，

这浓浓的绿意将窗子衬托得越发锃光瓦亮。一阵微风拂过，窗帘便像许多面洁白的旗子一样在房间里飘扬，从这边的窗户吹进来，从那边的窗户吹出去。随风卷起的窗帘飞过天花板，那情形就像用糖霜装饰结婚蛋糕一样；接着，它们又从酒红色的地毯上面掠过，荡起的阴影仿若海风掠过洋面时一般。

房间内唯一静止不动的东西就是一张巨大的沙发，坐在上面的两名年轻女子就像是漂浮在被拴着的气球上一样。她们都穿着白色的衣裙，裙角随风起舞，仿佛她们刚从屋内飞行一圈回来。我当时肯定有些出神了，因为我脑子里都是窗帘翻飞的唰唰声以及墙壁上那副挂画发出的吱嘎声。突然，“砰”的一声，汤姆·布坎南将后面的窗子关上了，屋内的狂风也随即消逝，接着，窗帘、地毯以及那两名年轻女子便如气球一般慢慢地飘落了下来。

两名女子中年纪较轻的那位我并不曾见过，她整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那头，下巴微微翘起，好像在小心翼翼地保持一种平衡，否则顶在上面的东西就会掉下来一样。至于她有没有通过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我，我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这着实令我大为震惊，或许我的到来惊扰了她，我几乎已经在酝酿如何向她道歉了。

另外一名女子是黛西，她试图站起身来——身体微微前倾，满脸真诚，就在此时，她却“扑哧”一笑，虽然有些傻里傻气，但却很天真可爱。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便走进房间。

“我高兴地快要晕……晕过去了！”

她又笑了，仿佛自己的谈吐非常幽默风趣，她捉住我的手不放，一边仰面注视着我，一边发誓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想要见到的人。我知道，这就是她一贯的风格。她小声地向我透露，这个保持平衡

的姑娘姓贝克。(我听说，黛西之所以喜欢喃喃低语，就是想要别人主动向她靠近。但是这些无关紧要的指责，丝毫无法撼动她这一习惯的迷人之处。)

不管怎么说，贝克小姐还是微微动了一下嘴角，并且以一种极难察觉的方式向我微微颌首，接着，她便快速地将头重新翘起。她头上顶着的东西明显失去了平衡，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她自己也吓了一跳。于是，我的歉意再次萌生，道歉的话几乎脱口而出。这种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样子总是令我觉得惊讶万分，并由衷地心生敬佩。

我的表妹开始向我询问一些近况，于是我便转过头来看向了她的，她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但却十分引人入胜。她的语调抑扬顿挫，每个字都像是一个定好了调的音符，而且仅能弹奏一次，因此，你不得不竖起耳朵认真倾听。她的脸蛋哀怨可人，并且神采奕奕，双眸善睐，唇如激丹。她的声音总能让那些在意她的人兴奋不已，并且久久不能忘怀。那是一种悦耳动听的强迫，一种喃喃低语的命令——“听着”，一个满怀希望的承诺，就好像她刚刚做了一些激动人心的事，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仍然能够让人乐在其中。

我告诉黛西，来东部的途中，我曾在芝加哥逗留过一天，那里有好多人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我了吗？”她欣喜若狂地大声叫道。

“整个城镇看起来有点荒凉，所有汽车的左后轮都漆成了黑色，像一个个哀悼时用的花环，当它们疾驰在城北湖边^①一带时，更是如彻夜哀号一般。”

① 城北湖边：芝加哥市位于密歇根湖畔，城北为富人区。

“真有意思啊！汤姆，我们回去吧，明天就走！”随后，她又没头没脑地补了一句，“你应该见见孩子。”

“是的，我想见见。”

“她还在睡觉。她现在3岁了，你还没有见过她吧？”

“还没。”

“好吧，不过你应该见见她，她很……”

汤姆·布坎南已经在这个房间里不安地徘徊了好久，此时，他在我的身边停了下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尼克，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证券经理人。”

“跟着谁干呢？”

我一一告诉了他。

“都没听说过。”他断然说。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有些不快。

“你会听到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如果你能继续留在东部的话。”

“哦，你放心好了，我会留在东部的，”他边说边朝黛西瞥了一眼，接着又看向我，好像在提防什么东西似的，“除非我是个大傻子，否则我才不会搬到别处去住呢。”

正在这时，贝克小姐突然说了一句：“的确如此！”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言论吓了一跳。从我进来到现在，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自己也和我一样吃了一惊，因为她打了个哈欠，随即迅速而敏捷地站了起来。

“我身体都僵硬了，”她抱怨道，“我已经快要忘记自己在那个沙发上躺了多久了。”